

<<雷峰塔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雷峰塔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3327103

10位ISBN编号：9573327104

出版时间：2010-9-6

出版时间：皇冠文化

作者：張愛玲

页数：352

译者：趙丕慧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雷峰塔>>

前言

（本文作者為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）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。
 有句俗話說：「恩怨分明」，有恩報恩，有仇報仇。
 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，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。
 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，而且說到做到，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。
 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，漫畫也好…… - - 《易經》（第七十九頁） 二 一 年溽暑中
 看完《雷峯塔》（The Fall of the Pagoda）與《易經》（The Book of Change）這兩本應是（上）（下）
 冊的「張愛玲前傳」，一股冷涼寒意，簡直要鑽到骨髓裡。
 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（註1）並沒有發生，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。
 如果書中屬實，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，是抱來的（這點《小團圓》也說了），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
 弟（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……），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，姑姑甚且和表姪（明表哥
 ）亂倫，有不可告人的關係。
 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，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，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。
 她幽閉繭居，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，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，然後重建。
 鬼打牆一般，非人的恐怖。
 這回，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。
 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，又是為了什麼？

《雷峯塔》與《易經》是張愛玲六 年代初向英文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，因篇幅太長故一分
 為二，總計三十餘萬字，近八百頁篇幅，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，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
 出出版。

《雷峯塔》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，投奔母親；《易經》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，回返上海
 。
 《雷峯塔》、《易經》，下接《小團圓》，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，但《雷峯塔》與《易經
 》仍是一個整體，從書中人名與《小團圓》完全兩樣可知。

（註2）《雷峯塔》與《易經》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，《小團圓》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，成書晚
 些，約在七 年代中期，與 色，戒 同時。

熟知張愛玲的人，讀《雷峯塔》與《易經》，初初會有些失望（大致不出 私語 、 童言無忌
 和《對照記》內容），但李黎所謂「張愛玲到底不是珍·奧絲婷，她的童年往事實實在無法撈起一本
 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」，則未必屬實。

讀張愛玲這部形同 私語 和《對照記》放大版的自傳小說，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
 的路人甲，愈不熟知她愈好（正如讀《紅樓夢》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）。
 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，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，昏天黑地，經宿
 未眠，天明已至渡口。

當然，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斕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，從《雷峯塔》看起。

《雷峯塔》一開始，就是以孩童張愛玲（沈琵琶）的眼，看大人的世界。
 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，看著母親（楊露）和姑姑（沈珊瑚）打理行李出國，父親（沈榆溪）抽
 大煙，和姨太太廝混，宴客叫條子。

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，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，老婆子們解
 開裹腳布洗小腳，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峯塔。

就像張愛玲《對照記》裡說的，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，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： 「每個人都是甕聲
 甕氣的，倒不是吵架。

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，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，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，能提
 振精神，和樓上的世界兩樣。

」 《雷峯塔》取意何在？

或許是象徵著父權／封建舊時代的倒塌，但是「娜拉出走」以後，正如魯迅所說：「在經濟方面得到
 自由，就不是傀儡了嗎？

<<雷峰塔>>

也還是傀儡。

……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，就是男人和男人，女人和女人，也相互地作傀儡」。

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（包括母親、姑姑或繼母），沒有一個是贏家，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。

歸結到底，《雷峯塔》與《易經》形同《紅樓夢》民國版，續集，或後四十回。

眼看它起高樓，眼看它宴賓客，眼看它樓塌了，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，沉淪到底。

在現代文學作家裡，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，「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」。

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：「與她同時代的作家，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」。

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，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、李鴻章，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，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。

都是歷代仕宦之家，家產十分豐厚，然而巨塔之傾，卻也只要一代，在張愛玲父親時，因為親戚佔奪，加上坐吃山空，早成了空殼子。

《雷峯塔》與《易經》裡，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，戒不掉的鴉片、嗎啡和姨太太，老宅子裡煙霧繚繞，令人瞌睡……「雷峯塔不是倒了嗎？」

「難怪世界都變了」。

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，像里巷街議，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。

《雷峯塔》（The Fall of the Pagoda）接著是《易經》（The Book of Change）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《易經》作為自傳小說之名，還真有點凌叔華《古韻》（Ancient Melodies）的味道，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。

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，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，或許是個錯招，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。

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，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，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，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（骨肉手足為了錢，打不完的官司），包括對親情的決絕。

這些「不能說的秘密」，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，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。

在美四十年，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，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，得來兩句「沒能力幫你的忙，是真覺得慚愧，唯有祝安好」，張愛玲和好友宋淇、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，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。

《張愛玲私語錄》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，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。

她說：「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」，「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」。

還有還有——「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，作什麼都不妥當。

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，衣衫襤褸就是醜陋。

沉默使人鬱悶，說話令人厭倦。

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，又忍住不說，疑心已問過他了。

」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，不善辭令，可是遇到知己時，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，（註3）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。

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，看完《雷峯塔》與《易經》，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，其實是母親。

「雷峯塔」一詞，囚禁女性意味濃厚，也幾乎有《閣樓上的瘋婦》（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）的隱喻。

雷峯塔囚禁的兩個女人，一個叫七巧，一個叫長安，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，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。

張愛玲《易經》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：「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，將她打扮得像屍體，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，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。

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，那份榮耀，那份恐怖與哭泣」，「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，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」。

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，恐怖已極。

<<雷峰塔>>

她和母親一樣，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，卻終其一生，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。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，無止無歇，於張愛玲，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，雷峯塔於是轟然倒塌。

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，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，直到人生的終點，還在《對照記》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，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，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（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，《對照記》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）。

張愛玲 私語 一文曾提到「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，那是嚴格的試驗」，「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，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」。

在現實人生中，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，尤其是錢，是使她看清了母親，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。

《雷峯塔》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，《易經》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，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寓。

「打從她小的時候，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」，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，尤其是《易經》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，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。

《雷峯塔》起筆於一九五七年，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（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），是否也說明了什麼？

正如七十年代中期《小團圓》的動筆，也是張愛玲聽聞（親近胡蘭成的）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，才起的想頭，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？

在《易經》裡，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，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，當時歷史老師布雷代（註4）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，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，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。

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，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，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，想發現異狀，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。

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，都要毛骨悚然：「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，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。

從你小時候，我就跟你講道理。

」不！

琵琶想大喊，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，自認為極瞭解你。

爸爸沒傷過我的心，我從來沒有愛過他。

再開口，聲音略顯沙啞。

「比方說有人幫了你，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，即使他是個陌生人。

」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，琵琶心裡想。

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。

「我是真的感激，媽。

」她帶笑說：「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。

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，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。

」 - - 《易經》第一四一 - 一四二頁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，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淺水灣飯店的對話。

何等扭曲的關係，父親叫做「二叔」，母親叫作「二孀」，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，時時記得還錢還情，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。

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，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。

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，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，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。

琵琶不敢相信自已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，在狂奔回宿舍之後，惡夢追逐，痛楚圈禁，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。

在榮華表象下，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，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，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了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。

母親沒有愛過她，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！

<<雷峰塔>>

張愛玲在《造人》這篇散文裡曾說：「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，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。」《易經》裡琵琶是這麼說的：「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。」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，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，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，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，連與賴雅雅的關係也不能改變這事實。

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，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，在蚤子的困擾中，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，直到生命的終結。

「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，而且說到做到，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」。

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。

繁華落盡，往事成煙，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。

由於傷重，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，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，像她自己形容的，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，滿街大太陽，忽忽若失。

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，也算得上坎坷，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，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，和《粉淚》（Pink Tears）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，也幾乎要白寫了。

真實人生裡，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，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。

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，驟聞姊姊去世，呆坐半天，找出《流言》裡的「童言無忌」再讀「弟弟」，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，在《我的姊姊張愛玲》書裡說：「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，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。」

……姊姊待我，總是疏於音問，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，對她只有想念，沒有抱怨。

不管世事如何幻變，我和她是同血緣，親手足，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」。

（註5）這個事實，在《雷峰塔》裡被無情的推翻了。

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，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，而且「眼睛很大」的他，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：「他的眼睛真大，不像中國人」。

珊瑚的聲音低下來，有些不安。

「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，倒不疑心。」

露笑道。

「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——」，她不說了，舉杯就唇，也沒了笑容。

這是張愛玲八歲，弟弟七歲，母親（露）與姑姑（珊瑚）剛返國時的對話。

在《雷峰塔》卷尾，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，弟弟（沈陵）罹肺結核，在父親和繼母（榮珠）疏於照料下猝逝，才十七歲。

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，「將來她會功成名就，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。」

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。

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。

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。

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」。

弟弟的死，顯然不是事實。

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，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：「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，我不能給你們寫稿，敗壞自己的名譽。」

熬過文革時期，他中學教員退休，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，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（一九九七年）去世。

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，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，假設六十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「功成名就」，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，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，那恐怕就是震驚，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。

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「《小團圓》要銷毀」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（註6），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、繼母、舅舅許許多多人，以及……弟弟了。

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，回憶，就是那劈傷人的，沉重的枷鎖。

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，故事也該完了。

<<雷峰塔>>

在爐香裊裊中，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，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，懷疑一切，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，一切啼笑，與一切證據。

註： 1 李黎《中國時報》二 一 年七月二日 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峯塔 一文認為，讀《雷峯塔》英文本感覺「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」，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。

2 不知為何，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「比比」，其餘人名均異。

3 鄭文美， 我所認識的張愛玲 ，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，今收入《張愛玲私語錄》，皇冠，二 一 年七月。

4 這段情節《小團圓》稍稍提及，沒有細節，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。

5 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，與他合作寫成《我的姊姊張愛玲》一書，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，二 一 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。

6 季季， 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《小團圓》？

，《中國時報》二 一 九年四月二十三 - 二十四日。

<<雷峰塔>>

内容概要

那個家是一座囚禁的塔，她用一輩子在逃離，卻又戀戀難忘、反覆追憶……張愛玲自傳小說三部曲《小團圓》、《雷峰塔》、《易經》終於完整問世！

張愛玲九十冥誕暨逝世十五週年紀念中文版全球首度曝光！

琵琶出生在顯赫的上海貴族家庭裡，圍繞著她的是絲絨門帘、身穿水鑽緞子的賓客、裹小腳的老媽子，和一堆關係龐雜的二大爺、姨奶奶、表姐表哥們。

但父母的缺席卻是永恆的常態，沉迷在鴉片烟與舊時繁華的父親難得現身，而堅持要離婚的母親則與琵琶的姑姑出洋念書。

在這種文化、利益相衝突的幽森豪門裡，難怪四歲的琵琶總帶著懷疑的眼光看待一切。

或許也因為這段萬花筒似的童年滋養，琵琶的腦子裡常轉著超齡的念頭：她幻想能無窮無盡地一次次投胎，變成金髮小女孩住在洋人房子裡；她看到書裡壓的褐色玫瑰花瓣，就傷感人生苦短；她覺得十八歲是在護城河的另一岸，不知道有什麼辦法能過去。

美好的人生固然值得等待，然而，眨眼間當琵琶已跨到另一岸時，等待到的卻是不堪的、囚禁她一生的淒傷……《雷峰塔》是張愛玲以自己四歲到十八歲的成長經歷為主軸，糅合其獨特的語言美學所創作的自傳體小說。

情節在真實與虛構間交織，將清末的社會氛圍、人性的深沉陰暗濃縮在這個大家族裡。

繼《小團圓》出版後，不難發現張愛玲反覆地重述生命中最晦澀的心事，但每次出手均以不同的角度、方式，極致細膩地鋪寫她對周遭不同人事物的愛恨情結，讓我們讀來震撼驚心之餘，更能逐漸將張愛玲的傳奇拼湊完整！

<<雷峰塔>>

作者简介

張愛玲 本名張煥，一九二〇年生於上海。

二十歲時便以一系列小說令文壇為之驚豔。

她的作品主要以上海、南京和香港為故事場景，在荒涼的氛圍中鋪張男女的感情糾葛以及時代的繁華和傾頹。

有人說張愛玲是當代的曹雪芹，文學評論權威夏志清教授更將她的作品與魯迅、茅盾等大師等量齊觀，而日後許多作家都不諱言受到「張派」文風的深刻影響。

張愛玲晚年獨居美國洛杉磯，深居簡出的生活更增添她的神秘色彩，但研究張愛玲的風潮從未止息，並不斷有知名導演取材其作品，近年李安改拍《色，戒》，更是轟動各界的代表佳作。

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於洛杉磯公寓，享年七十四歲。

她的友人依照她的遺願，在她生日那天將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，結束了她傳奇的一生。

<<雷峰塔>>

章节摘录

(本文作者為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)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，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 Return To The Frontie (中文版即 重訪邊城)。

就文學創作來說，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。

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，在五七至六四年間，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，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。

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，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：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，好容易上了軌道，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，告一段落，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，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，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，接著自港回滬，約佔全書三分之一。此後寫胡蘭成的事，到一九四七年為止，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。

這小說場面較大，人頭雜，所以人名還是採用「金根」「金花」式的意譯，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，外國人看了頭昏。

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，約六十頁，原來的六短章（三至九）只須稍加修改，接上去就有不少，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。

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說改名《The Book of Change》（易經），照原來計畫只寫到一半，已經很長，而且可以單獨成立，只需稍加添改，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。

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，七百多頁的小說，月底可打完。

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。

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，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。

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，雖然寫得有滋有味，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，隨時可以擱下來。

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《易經》決定譯，至少譯上半部《雷峯塔倒了》，已夠長，或有十萬字。

看過我的散文 私語 的人，情節一望而知，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，實在是個疑問。

下半部叫《易經》，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裏寫過，也同樣沒有羅曼斯。

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，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「長氣」，變成中文卻從心底裏代讀者感到厭倦，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。

.....把它東投西投，一致回說沒有銷路。

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，而且怕中斷，要大部寄出才放心，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。

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《易經》（註1），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，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。

.....《雷峯塔》還沒動手譯，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，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。

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裏說，一得到關於賣《易經》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，這些時也沒信，我也沒問。

.....譯《雷峯塔》也預備用來填空，今年一定譯出來。

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？

《易經》他始終賣不掉，使我很灰心。

.....《雷峯塔》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，裏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，太理想化，欠真實，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，所以還沒譯。

自是以後，此事便沒再提起。

後來我讀到高全之 張愛玲的英文自白 一文（註2），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《雷峯塔》和《易經》，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：

有本參考書《20th Century Authors》，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《Mid-Century Authors》，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，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，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。

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，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《世界作家簡介

<<雷峰塔>>

· 1950-1970》(World Authors 1950-1970)，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：我這十年住在美國，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……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，甚至窮人也不討喜。

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：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，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？

照寫作時間判斷，張愛玲指的該包括《雷峯塔》和《易經》——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，則《怨女》可視為另一部。

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，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《The Fall of the Pagoda》(《雷峯塔》)及《The Book of Change》(《易經》)的手稿後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。

讀這疊手稿時，我很自然想問：她在生時何以不出？

也許是自己不滿意，但書信中她只怨「賣不掉」，卻從沒說寫得壞；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，卻不幸失手收場；也許是美國出版商(如Knopf編輯)不理解「中國」，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，結果拒絕了張愛玲。

無論如何，事實已沒法確定，我唯一要考慮的，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。

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，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，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。

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，我(或任何人)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？

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——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，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。

這些理由是甚麼，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，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。

無可否認，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，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。

沒有官方譯本，山寨版勢必出籠。

要讓讀者明白《雷峯塔》和《易經》是什麼樣的作品，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。

但法國名言謂：「翻譯像女人：美麗的不忠，忠實的不美。」

(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: quand elles sont belles, elles ne sont pas fidèles; et quand elles sont fidèles,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.) 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。

一是唯美，即用「張腔」翻譯，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，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，不忠也不美。

二是直譯，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，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彘扭，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。

不管是否討好，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，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。

註：1 Dick是理查德·麥卡錫(Richard McCarthy)，五十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。

參見 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，高全之《張愛玲學》，台北：麥田出版，二〇〇八年。

2 張愛玲的英文自白，見高全之《張愛玲學》，台北：麥田出版，二〇〇三年。

<<雷峰塔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「《雷峯塔》取意何在？
或許是象徵著父權／封建舊時代的倒塌，但是「娜拉出走」以後，正如魯迅所說：「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，就不是傀儡了嗎？
也還是傀儡。
……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，就是男人和男人，女人和女人，也相互地作傀儡」。
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（包括母親、姑姑或繼母），沒有一個是贏家，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。
歸結到底，《雷峯塔》與《易經》形同《紅樓夢》民國版，續集，或後四十回。
眼看它起高樓，眼看它宴賓客，眼看它樓塌了，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，沉淪到底。
」 - - 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／張瑞芬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